



容下旧时光

□ 张树田

镂空网罩。后来又从厂里买来废旧原料药桶，用拆下的三合板给箱子制作了箱托。几番装点后，小小的房间顿时充盈着盎然生机。

可是，这一切都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中毁灭殆尽。当我在一片黑暗中意识到房倒屋塌时，已置身于一片瓦砾之中，只感到浓烟呛人，呼吸窘迫。好在我和妻子均头部裸露，我们互相安慰，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清理身边的石块，慢慢地伸展四肢和身躯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才透过落地的房架望见了星空，终于脱离了险境。

若干天后，救灾的解放军帮助我们清理废墟中的财物，挖开层层犬牙交错的砖石，才第一次确认了我们得以脱险的具体位置。原来，在大地剧烈的颠簸中，我和妻子相继从床上滚落后，均卡在了床和木箱之间狭小的缝隙中，一根巨大的横梁重重地横亘在木箱和床头之间，致使木箱破碎，床头砸扁，人若在床上，必死无疑。所幸我

们正好身处箱架之下才逃过一劫。箱体上大片的血渍无疑标注下了我们大难不死惨烈而又侥幸的印记。

入冬，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陆续搬进了简易住房，那对残破不堪的木箱也随我们迁入风餐露宿近月余后的新居。我找来工具将其修补一番，用于盛放衣物。它毕竟是我们艰难的日子里拥有的唯一一件家具呀。

日子终究还要继续，有人已经开始千方百计添置家具了，自然我也有些心动。每天出出进进，只要看到那对木箱箱体上擦拭不掉的血污，我内心就顿时泛起一阵莫名的恐惧与苍凉，仿佛一个巨大的阴影不时笼罩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一个偶然的机 会，我自作主张鬼使神差以15元的价格将木箱卖给了一位老农。

妻子下班后，见到炕上一片狼藉，禁不住怒不可遏，对我大声斥责。终了，她不住地呜咽啜泣：“我们真成了无产者了。”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我自知理亏，只得嬉笑

回应妻子的愤怒，当然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和暗自的承诺。

今天看来，家具的使用和发展也同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息息相关。自和妻子因这对残破的箱子生气后，我一直千方百计弥补自己的过失，满足她的愿望。那年，朋友帮助我们从黑龙江鹤立林业局购得一些上好的水曲柳木料。哈尔滨的战友又专程送来数吨五合板，虽然费尽周折，但数件崭新的纯实木家具随我们搬上楼房，妻子终是开心地笑不拢嘴。

宋代一首《江邻几迁居》诗云：“闻君迁新居，应此旧居好。复此假布囊，家具何草草。”此后几十年，我又购置过组合家具，定制家具，又送人或变卖过多少落伍的家具，实在已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数字了。对于物质，人们的追求无止境，弃之如敝履。只有那对木箱，令我不会从记忆深处抹去，并久久为当年的轻易舍弃而追悔莫及。

微生活

3月22日

傍晚，我从熟食店买了猪肉和肉皮冻各一块，花椒肉两盒，又带了四瓶酒，骑车去看望姐姐和姐夫。敲门后，等了好一会儿，姐姐才来开门。看她拄着四爪拐杖，几乎是一寸一寸挪着走路，我觉得好难过，她才61岁呀。姐夫去接外孙子，还没回来。姐姐告诉我，昨天她在洗手间又摔了一跤，右腿还是用不上劲儿。我安慰她几句，把酒和熟菜放在门口，说：“我去外面买几个菜。”

我骑车来到附近的好又香鸽子楼，点了清蒸江白鱼、蟹籽腐竹、豆角炒鸡蛋和肉沫蛋羹四个菜，等了约20分钟后，打包带到姐姐家。

姐姐他们一家五口都在家。姐夫拿出半瓶小刀酒，42度的；我接过酒瓶，往两人的小碗里各倒了约一两半。我既是来看望姐姐的，也是来庆祝姐夫光荣退休的。姐夫刚刚回县城办好了退休证，他说感觉好轻松啊。退休之后，因为不用再交各种保险，他一个月能拿8000多块钱，他非常知足。

我们边喝酒边闲聊，小外孙则津津有味地翻看少儿版《三国演义》，我即兴问了他一个问题：“曹丕是曹操的第几个儿子？”没想到，他竟然回答正确：“第二个。”而他的爸妈和姥爷姥姥，或者说是长子，或者摇头说不知道。

酒喝完后，我又吃了两小碗米饭，之后坐在沙发上陪孩子看《博物》。我们谈论螳螂时，姐姐说，她小时候净从树上找螳螂的卵鞘了。姐姐的话让我心里一动，我儿时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以后，还是应该多来看望姐姐和姐夫，多和他们聊聊童年，聊聊故乡，聊聊往事。至于那些无关痛痒的酒局，能推的还是尽量推掉吧，可交可不交的“朋友”，能疏远的还是尽量疏远吧。多和最亲近的人待一会儿，才是最值得的。

（山外）

抬头看柳

□ 刘敬君

早春时候，乍暖还寒，很多树木挺着褐色树杈，柳树却迎着寒风，吐出淡淡的鹅黄嫩绿。

“寒雪梅中尽，春风柳上归。”春风徐徐吹，丝雨轻轻洒，柳芽静静地张开睡眼，一点点，一片片，舒展小蛮腰，长成嫩叶，长长的，尖尖的，绿绿的。柳枝纤细绵软，随风轻摆，柳叶们便像调皮的小姑娘，抓着它荡秋千。岸边、田埂、路旁、庭院、景区，到处都有柳树高大婆娑的身影。它不妖艳，不俗气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备受诗人青睐。

柳树有多种，风韵各不同。垂柳妩媚动人，枝条像瀑布一样稠密、潇洒，像绿纱一样轻柔、飘逸，总是谦逊而又深情地亲吻着大地。龙须柳娇小玲珑，枝条弯曲曲曲，像一条小龙盘在树上。馒头柳枝繁叶茂，绿色树冠如馒头圆圆，又好像巨型的绿色蘑菇。它浑圆有序，从不旁逸斜出，给人一种严肃、庄重之感。还有一种野生的“傻柳”，它高大挺拔，枝丫横生，无拘无束，山间缝隙都可立足。几万年的生存竞争，铸就了它倔强、刚强的性格……

自从《诗经》中出现了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这一名句后，杨柳和惜别、思念之情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翠色折不尽，离情生更多。”“佳人不忍折，怅望回纤手。”“青青一树伤心色，曾人几人离恨中。”“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“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……相关佳句数不胜数。其中，李商隐的《赠柳》，雍裕之的《江边柳》，罗隐的《柳》更有代表性。

三首诗同为咏柳赋别，却各有特色。罗隐取其情态，雍裕之取其形态和色彩，精炼而鲜明；李商隐则由远及近，多层次地描写，细致而有波澜。结尾句，罗诗是议论，雍诗是想象，李诗虽仍是写景描绘，又不无想象的成分，韵味幽然。

柳芽在粮食缺乏的时代是救命粮，枝叶可以喂羊，秋天，树叶落了可以当柴烧。柳树材质轻，易切削，干燥后不变形，无特殊气味，可供建筑、坑木、箱板和火柴梗等用材。柳树木材纤维含量高，是造纸和人造棉原料。河柳枝皮的纤维可作纺织及绳索原料，枝条可编织提篮、抬筐、柳条箱及安全帽等等。

现代科学证明，柳树皮可治感冒，柳树花可治吐血、咯血等，柳枝可以防治急性传染性肝炎、慢性气管炎、心绞痛、冠心病和烧烫伤等。柳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晒干后，可以炒着吃，也可以泡茶。柳芽茶色如碧泉，清香可口，长期饮用有防病治病作用。柳絮可做枕芯，也可作鞋垫。

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柳树的生命力很顽强。初春是栽树的季节，栽其他树时，又要挖坑，又要填土、浇水，也不一定活。而柳树只须剪一段枝条，插进湿润的泥土里，过不了多久，就能长出新芽。

冬天，寒风刺骨，冰雪压顶，但柳树不会逃避，不会喊冷，不会叫苦。它在默默积蓄力量，来年会更粗壮，更妩媚，更茂盛，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它婀娜的姿态，无私的品格，顽强的生命力。

人生路上走过，不妨抬头看柳。



觅春

□ 秦原

地的天然野趣不同，这里人工雕琢很多。但大海、沙滩和天空是自然的，人力所为的秋千、观景小屋、以及椰子树也是用心良苦，让这里更浪漫、舒适。海水清澈安静，轻轻涌来又涌去。海风也温柔如鸟羽，拂过耳边。我踏遍了沙滩，看一群群年轻人在拍照、放风筝、遛猫咪。有了他们，这片海岸有了生命力，有了呼吸。在云朵形状的秋千架上，我也荡来荡去，仿佛飞到了云上。旁边架上的两个女孩荡得更高，她们的快乐也更简单，更纯粹。

看着太阳西坠，我把今天最后的一丝美好享尽，把鞋中的沙粒、衣襟上的海风、耳中的鸟鸣一起带上了归途。

今日春分，天气果真越来越柔和了。我去看郊外早开的桃花，不想辜负这一天。穿过一个村庄，经过了一大片麦田。我停车走到田边，返青的麦苗在风中簌簌抖动着叶子，像是茸茸的小兽在满地细嗅。它们知道今天是春分么？在夜间会做麦浪金黄的梦吗？

欣赏过这片恰到好处的绿色，又看到路边的花树果然罩染了朦胧的粉色。寻来寻去，一座大桥下隐藏了几株山桃，我由远及近走向它们。“桃花难画，因要画得它静。”胡兰成这样写桃花。但是今天我面前的桃花却不依照胡的言语。它们在春风中自在轻摇，无意理会人类的目光与笔墨。花朵们的

粉色在阳光的穿越中闪烁不定，这一刻是晶莹透明的，又在一瞬间浓酊起来。

粉桃花如此，白色的桃花美起来更是毫无理由，它们与蓝天相和，在我仰头望去时建造了一片幻境。半弯早升的月亮忽然从枝条中跃出，似是一朵白花瓣被春风吹落在天上。

在桃树下，我拉近枝条，细细地看花朵们的花蕊、花药，品着颜色和香气，一起被风卷拂的瞬间，我与桃树成为朋友，成为久别的故人了。

还有那么多株桃花没有苏醒，它们的梦还有一帧没有完成。阳光的金箭射中了花苞，也射中了我的心。它们会在几个日夜后绽放，我也会在那个时间来拥抱全部的春天。

今天又去寻觅春天，说走就走。风比昨天要软，空气中的暖意蒸腾出人的汗粒。南湖公园的路弯来弯去，我没遇到盛开的花树，却找到了一片开阔的水域。令我讶异的是，水面上旋飞着大群的白色水鸟。它们唧唧不止，上下翻转疾飞。它们舒张着翼展，飞掠过湖面，划破水皮，稳稳地叼起鱼儿，再弹向空中。在瞬间可捕捉到它们凌厉的翅尖，白色的胸腹和黑色的飞羽。它们在畅快地进食，平静的湖面被这些机敏的舞者、歌者烘托成一座饕餮盛宴的舞台。

故乡的河流

□ 张浩洪

我们村南有条河流，父辈们称它新河。直到我参加工作后，方知它是滦柏输水干渠，也称作柏各庄输水干渠。

追寻它的历史，要回溯到60多年前的1941年。当时，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资源，在渤海滩涂办农场，种水稻，满足侵略者的口粮供应，威逼滦县以南的老百姓，从滦县的岩山新滦河口，借用潮河故道，经由滦东南部，南部，人工开挖了一条通往柏各庄西南的输水干渠。1945年，中国人民将猖獗一时的侵略者彻底打败，这块肥沃的良田，终于回归人民之手。从此，干渠两岸的人民，通过自己辛勤的劳作耕耘，饱尝着滦河甘甜的乳汁，世世代代赖此生存。

我自幼生长于干渠之畔，对这条河流的面貌非常熟悉，感情也极为深厚，记忆更是无比甜美！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正在村小学读书，闲暇之时或是寒暑假，经常和伙伴们到河旁嬉戏玩耍。我们徜徉



在岸边，观看杨柳依依，枝条摇曳，形态各异的鸟雀穿梭于丛林之间，边在枝条上跳跃着寻觅小虫，边纵情地唧唧歌唱；我们在骄阳下光身跳入河水之中，欢快地嬉戏和游泳。最有趣的是，我们潜入清澈的水底捉迷藏，追逐游过身旁摇头摆尾的小鱼。有时，我们还在岸旁草丛中寻觅扁平的洞穴，捉掏螃蟹。螃蟹捉出后，有的张牙舞爪地在手中挣扎，有的则用锋利的爪子夹住我们的手指。当然，不管小东西如何挣扎，最终仍逃不掉被我们烧食的命运。那些在地里忙碌做活的农民们，口渴了，挽起裤腿，踏着浅水中柔軟的青草，走到河中心，用合拢的双手掬起清冽的河水，一顿猛喝，样子惬意舒畅极了。尤其难以忘却的是到了冬天，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，整个河面全部结冰，我和伙伴们来到冰面上，欢快地伸展臂膀来滑冰，或扬鞭甩打冰猴，或砸开冰面露出一个小洞，用小梢网捞小鱼小虾。尽管此时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玩兴正浓的我们却浑然不觉，头冒热汗，全身发烧。

多好的干渠，多美的河水，多么绚烂多姿的童年啊！长流不息的滦河水，用它那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，给广袤的大地带来希望，给沿岸的人民带来快乐，也给我带来了永远难以忘却的甜蜜的童年回忆。

总体上，滦河是条益河，千百年来用它那无私的胸怀哺育两岸的人民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滦河也曾桀骜不驯，

也有发怒生威危害人民的时候。尤其是解放前，滦河两岸人民经常饱尝水患之苦。解放以后，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，但水利设施和防洪、泄洪条件远不如现在这样完备。故此，滦河两岸在多雨季节也经常出现涝灾，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旬，雨水连绵，多日不断，处于滦县法宝地段的滦河突然决口，肆虐的洪水如脱缰野马，冲出河床，奔腾咆哮着漫向两岸大地。那时候的我，年仅七岁，虽然还不谙世事，但当时洪水泛滥的情景还依稀记得：浑浊的洪水，白浪滔天。站在村头举目远眺，洪水一望无际，田野、禾苗、树木全被吞噬于汪洋之中。乘着木船顺流逃亡来的上游灾民，扶老携幼，有一百多人投宿到我村。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，多发怜悯之心，东家一碗米，西家一瓢面地接待他们。一脸憔悴的灾民，面对火热的心肠，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十几天过后，洪水消退，他们方怀着感激之情，离开我们村返回故土家园。残酷的洪水吞噬了人们的物质财产，滚滚的滦河水也把上下游人们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这恐怕缘于同饮一河水之故吧！这一年，村民的地里颗粒未收，衣食无着。冬季来临时，外出乞讨人员又远赴东北谋求生路。春节前，政府的救济粮送到村民手中。我还依稀记得，各家各户除领了部分救济款外，还领了白中泛黄的东北高粱米，用以渡荒之用。饭熟了，高粱